

XINYINDIANTONGJI

隐身大盗

彭懿 编

社



隐身大盗

彭懿 编

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

内 容 介 绍

这是新潮系列童话丛书之一。彭懿已出过《太阳系警察》、《四十大盗新传》、《外星人抢劫案》、《古堡里的小飞人》、《爸爸的秘密摄像机》、《橡皮泥大盗》、《矮星人核潜艇》等童话集。

他的童话具有强烈的.游戏色彩，运用夸张怪异的闹剧形式，始终突出热闹、有趣、引人的轻松特点，受到小读者们的普遍欢迎。

作者的话

当我还只是一个“快乐的单身汉”时，我住在上海西南角一个荒僻的地方。

距离我住处不远，有一条青石板铺成的小路，它蜿蜒曲折，一直伸向很远很远的小巷深处。我常常独自一人徜徉在这条朴实无华的小路上。

那一块块铺满裂纹的石板，那一片片湿漉漉的青苔，甚至那一朵朵倔强钻出石缝的野花，都让我惊奇，给我带来一丝欢娱，更激发了我的缕缕灵感。

每当我绞尽脑汁的时候，我总是情不自禁地走上这条默默无闻的小路。不论是寒冷的冬天，还是暑气逼人的夏日，只要我一踏上它那敞开的胸怀，我总是顿时“文思泉涌”，一个个奇妙精采的童话构思就会涌上我的脑际……

我感谢这条叫不出名字的小路。我真想为它立一座丰碑，其实，这座丰碑早已矗立在我的心头，永远也不会逝去。

现在，我已经告别了单身汉生活，有了一个欢快温馨的家庭。在我家门口不远的地方，我又重新觅寻到一条更加蜿蜒，更加朴实的小路，每天傍晚，我的身影都会投在它的身上……

彭懿

目 录

作者的话

爸爸要被上缴国库	(1)
涂糊糊在“没头脑共和国”	(15)
判处声音死刑的小镇	(26)
轰动宇宙的作文大奖赛	(33)
周扒皮新传	(39)
隐身大盗	(51)
阿塔肚子里的硬币	(68)
星系载客飞舰明日抵达	(89)
五百个试管喜剧明星	(96)
金星蜘蛛人	(109)
来自外星球的妖精	(122)
白圈里的民警哈罗	(140)

爸爸要被上缴国库

A 爸爸热烈庆祝发“高烧”，原始时代的止咳糖浆

桑塔怀疑爸爸是否患上了“工作怪癖症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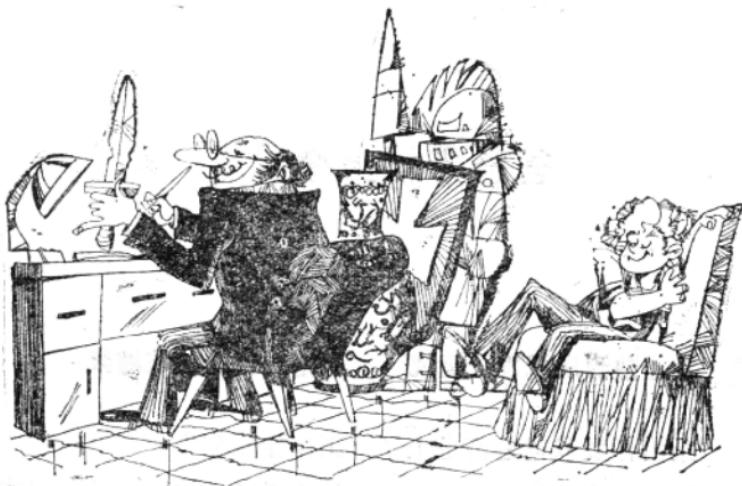
诸如烟癖、酒癖、球癖之类的瘾君子，比比皆是，根本就不值得大惊小怪。而象桑塔爸爸这样嗜工作成癖、疯狂到不能自拔程度的人却举世罕见，据说全世界的发病率只有十五亿分之一！

“工作怪癖症”最可怕的特征，就是患上这种疾病的爸爸，连节假日也顾不上给孩子一点父爱！

糟就糟在桑塔那当考古学家的爸爸，恰好和这条症状吻合，而且严重到了极点。桑塔在寄宿学校读书，好不容易捱到暑假，满怀希望，幻想着同爸爸痛痛快快地玩上几天，可他大失所望。不要说玩啦，爸爸非但不在家休假，反而整天外出去挖掘什么古墓，忙得两个星期没和儿子说过话！

这天桑塔终于忍不住了。

趁着早上爸爸还“呼噜噜”蒙头沉睡，桑塔按照昨晚制定的行动计划，把一条滚烫滚烫的热毛巾盖在了他的额头



上。接着，桑塔揪着爸爸的耳朵，使劲把他摇醒：“哎唷！爸爸你发烧了，今天别去考古了吧？”

为了留住爸爸，桑塔装得好象真担心爸爸的健康一样。

哪曾想，爸爸摸摸热得能烤熟鸡蛋的脑门，相反倒兴高采烈地蹦了起来：“阴森森的古墓里正好冷得伸不直手，有了这个天然火炉，我就可以连续拼上几个昼夜了！”他好象倒很感谢这次“感冒”似的。

“嗡！”桑塔气得眼前一片发黑，本想让爸爸跌进陷阱，结果更糟。

“唉唉，我要是古墓里出土的陶罐就好了，说不定还能在爸爸身边多呆一会儿！”桑塔无精打采地嘟哝着，低头用报纸折叠着飞镖。突然，他停住不叠了，报上一则《精神病院阿喻大夫开设“工作怪癖症”急诊》的新闻吸引了他

的视线。

“阿嚏大夫准能治好爸爸的病！”桑塔高兴得象个胀鼓了的气球，直往上窜。可转眼又泄气了——爸爸根本就不承认自己身患重病，怎么肯去看病？

一场空欢喜！桑塔沮丧地叹了口气，一扬手，把飞镖抛出了窗外。

没想到，这飞镖在外边晃悠悠转了一圈，竟又从另一个窗口钻了进来，正好撞在吃早餐的爸爸的鼻头上，好酸！酸得他龇牙咧嘴：“我马上就要考古去了，你还捣乱！”

对，就用考古做诱饵！桑塔顿时来了鬼点子，急忙故作惊奇地大声嚷道：“你还有时间揉鼻头，精神病院的阿嚏大夫发现了一瓶原始人用的止咳糖浆，报上都登长篇通讯了！”

傻乎乎的爸爸果然中了圈套：“是吗？这我倒要去考证考证。”

他心急火燎地去精神病院找到极其著名的阿嚏大夫，一本正经地鞠了一躬：“请多关照，我是著名的考古学家，快把你挖出来的那瓶几百万年前的止咳糖浆让我鉴定一下！”

“一个‘工作怪癖症’患者！”阿嚏大夫瞬间就得出了准确的判断。

他当然不会冷落了这位自投罗网的客人啦，他弯腰有礼貌地做了一个请的手势，几名膀大腰圆的大汉抬胳膊抱腿，就把爸爸给“请”到了急诊间。然而，阿嚏大夫认真检查之后，绝望地垂下了脑袋：“已经到了晚期，没治了！”

阿嚏大夫败阵，桑塔却跃跃欲试了！

他不信治不好爸爸的怪癖，他要竭尽全力把爸爸留在家里。

B 遥控指“家”针，爸爸一口气兜了三个圆圈

爸爸蠢蠢欲动，又在策划去挖掘一个新的古墓了！

这个危险的信号，是爸爸在接电话时无意中泄露出来的。“嘟嘟嘟”，一个消息灵通人士来的电话竟叫爸爸大喜过望：“什么？废墟堆发现古墓群！出家门往南走三公里……”

“三公里？哼，我叫你的指南针——”桑塔见爸爸死死盯住自己，连忙把后半截话给憋回肚去。

“你把我的指南针给偷去玩啦？”爸爸面露疑色，不放心地翻开背囊重新检查了一遍，这才发现诬陷了儿子，指南针在背囊里。他顾不上替儿子昭雪冤案，就攥着指南针出门了。

“嘻嘻，半个小时后，你就该回家敲门了！”桑塔倚在窗口，冲着爸爸的背影嘀咕了一句。

果然，不出桑塔所料，爸爸很快就又兜了回来。

“往南、往南，再往南……”爸爸按照指南针指示的方向，穿街过巷，走得汗流浃背；还是没有找到那片废墟。蓦地，他发觉这一带的楼房十分熟悉，再定睛仔细一看，这不是自己的家吗？连门牌号码也一模一样！然而，自己明明一直往南走，怎么可能兜了一个圆圈？

“说不定是一种偶然的巧合！”可他又不放心，就忐忑

不安地走上台阶，试探性地敲敲门：“请问，这里是小男孩桑塔的爸爸——一个著名考古学家的家吗？”

门开了，桑塔的圆脑袋露了出来，调皮地扮了一个鬼脸：“怎么了爸爸，你迷路了吗？”

“哦，没什么，我是唯恐你遭到匪徒绑架，回来看看！”爸爸尴尬地掩饰着自己的窘态，一个向后转，拿着指南针，第二次上路了。等走到儿子看不见的偏僻角落，他拍拍后脑勺告诫自己：当心，这次绝不能疏忽大意，眼睛一刻也不能离开指南针！

呜呼，爸爸还以为自己看错了指南针。



其实，恰恰是指南针骗了他！

桑塔早就开始在爸爸的指南针上动“坏”脑筋了，他知道考古学家离开这小玩艺儿寸步难行，就利用自己在寄宿学校航模小组学来的技术，把它改装成了一个遥控指南针！绝了，就象用遥控装置指挥航模飞机一样，只要桑塔躲在家里操纵遥控装置，爸爸的指南针就会不指南，而指向家里的方向。

“成功了！”桑塔这个幕后策划者一个劲儿欢呼胜利，“首战告捷！”

爸爸当然还蒙在鼓里。尽管他一路上目不转睛地盯着指南针，还是重蹈覆辙，脑袋“砰”地一声撞开了自己家的房门，又走了一遍冤枉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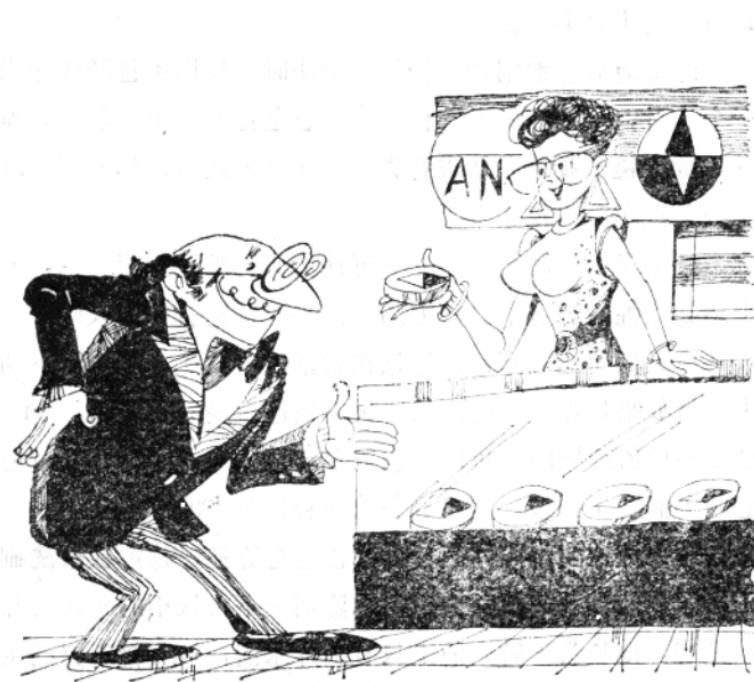
桑塔嘻皮笑脸地跑了过来，急匆匆地冲爸爸嚷道：“你放心去考古吧，匪徒还没有来敲门呢……”

爸爸彻底糊涂了，没理睬桑塔，他决定再走一遍！

等爸爸走得已经看不见人影了，憋得满脸通红的桑塔才放声大笑起来，差点没笑破肚皮！他知道爸爸还会第三次叩响家门，索性敞开大门，欢迎一肚子窝囊气的考古队员“凯旋归来！”

可怜的爸爸没有第四次上当受骗，因为他终于醒悟了，他把那个指南针朝垃圾箱里一甩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唔，看来这个指南针失灵了，应该去商店买一个新的！”可他抬头看看天色已晚，就又摇摇头：“明天吧！”

自从放暑假以来，爸爸还是破天荒头一次这么早归巢。



C “放大镜”被太阳晒丢了，儿子制造冒牌假货

一连数日，爸爸的魂儿都系在了古墓里。

他三更半夜回到家里，也要把散发着一股霉味的出土文物摊在桌上，手持放大镜，聚精会神地看上一个通宵。瞧他对待那堆破烂儿的亲热劲儿，桑塔妒嫉得肚里直冒火，从牙缝里挤出一声：“明天我把放大镜砸个稀巴烂——”

他本想接着说：“叫你看不成”，突然闭拢了嘴巴，因为他被一个大胆而新奇的“诡计”给迷住了。

第二天开始得平平淡淡，可桑塔知道，他亲手导演的

场好戏马上就要上演了。

昨晚他故意把闹钟拨慢了一个小时，所以爸爸晚爬起来一个小时，一切都陷入混乱之中。爸爸把桌上的镜子、刷子、放大镜一股脑儿搂进背囊，三步并做两步冲出家门，跳上公共汽车，去挖古墓了。

桑塔又被“晒干”了——可他大大咧咧地歪歪嘴巴，像个运筹帷幄的智多星：“太阳一出来，爸爸就得回来！”

今天似乎运气不错，爸爸在古墓里鼓捣了一袋烟的功夫，就战果辉煌——挖出来一大堆锈迹斑驳的古钱币。“噢，这么多价值连城的宝贝！”爸爸拿起放大镜看了一眼，就把它顺手搁在了一边，用小刷子清理起钱币上的污垢来。

等火辣辣的太阳露出云层，爸爸总算把一枚古钱币洗刷干净了，他伸手去摸放大镜，想鉴别一下古钱币的年代，却没摸着。他扭头一瞥，地上只有一片水渍，放大镜不翼而飞了！

“谁把我的放大镜偷跑了——”爸爸气得直跺脚，可连小偷的影子也没寻到。

恐怕爸爸连做梦也不会猜到，“小偷”不是人，而是太阳。是太阳把“放大镜”给蒸发掉了——桑塔早上来了一个大调包，他把一把用冰箱里的冰块雕刻成的放大镜，鱼目混珠，换下了那把真放大镜。

“会不会把放大镜忘在家里了？”

爸爸回家去找，桑塔早就给他预备好了，当然还是冰制的。

爸爸接过假放大镜又出发了。天热车挤，包里的“放大镜”不一会儿就融化光了。

水“滴滴嗒嗒”地落到了爸爸的脚面上，他一把揪住一个拎鱼人的袖子，强烈抗议：“请您立即下车，把水淋淋的鱼装进塑料袋！瞧——”他抬起湿透了的皮鞋。

不料那人把鱼举到爸爸的眼前，揶揄着笑道：“您瞧，这条鱼还能淌水吗？它恐怕十多年没下河游水了！”

爸爸凑近一辨，这是一条制成标本的鱼干。

“可我皮鞋上的水哪来的呢？”爸爸难堪地用手搓着包，这一下可非同小可，他一阵惊呼：“不好，我的放大镜被偷走了！”

车上正好有一位民警。然而搜索了半天，也没有结果。爸爸只好自认晦气：“算我倒霉，今天遇到古墓里的鬼魂了吧？”他垂头丧气回家了，今天看来不宜出门。

桑塔高兴了，爸爸能在家呆一个下午。真带劲，可以和爸爸一起做晚餐、看足球……他有好多计划！

D 爸爸雇佣小侦探，考古学家进核武器库掘“古墓”

天天遭到这类莫名其妙的麻烦事，就是再麻痹大意的人也会警觉。爸爸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寒噤：是不是国外的间谍向我伸出了魔爪！他当机立断，立即雇用了一位小侦探暗中调查——一分价钱一分货，小侦探佣金便宜。

不知是案情太简单了，还是小侦探并不笨，反正他很快就查获了案犯——桑塔。

可小侦探没有告发桑塔，反而和他同流合污，共同对付起爸爸来了。道理很简单，他同情桑塔的不幸。因为小侦探的父亲大侦探也没有给他多少温情，同是天涯沦落人嘛！

三个臭皮匠还顶一个诸葛亮，何况读了好几年书的桑塔和抓住好几百个小偷的小侦探凑到一起了！他俩鬼头鬼脑地一商量，一个“鬼招”就产生了。

爸爸冤透了，花钱为桑塔买来一个“帮凶”。

他真应当大声喊冤叫屈，要是他洞察了儿子和小侦探的“阴谋诡计”，不知有多么后悔——他明天就要去勘探一个鲜为人知的古墓，但是儿子他们却篡改了他的“路线图”，还更换了他的证件。

他们要他误入歧途。

天才麻亮，爸爸就启程了。

按图行路，没费多大劲儿，他就来到了一个有重兵把守的地方。“咦，这儿怎么戒备森严，有人要盗墓吗？”爸爸好不奇怪，正在犹豫，一群哨兵从岗楼里钻了出来：“别动，举起手来！”

“请原谅！”爸爸掏出工作证在他们眼前一晃，硬着头皮往里进：“让我进去！我是著名的考古学家，是来挖古墓的！”

哨兵客客气气地招呼道：“请进——”

可惜，他们并没有把爸爸请进去挖古墓，而是请进了秘密警察局。因为这里是地下核武器库，这座地下“古墓”里装的全是核弹。够呛，儿子把爸爸引到了军事重地！哨兵

们瞧见扛着锹镐的爸爸哪能不起疑心，还以为他是来盗窃核弹的“间谍”！最让哨兵不能容忍的是爸爸工作证塑料外壳里竟装着游泳卡。

军事重地进来容易出去难，秘密警察们突击审讯了四个小时，还是没有弄清爸爸的真正身份。

趁警察点烟的空隙，爸爸“嗖”的一下冲了出去！

警察蜂拥而出，爸爸重新被抓到局长面前。

局长恼怒不堪：“他不是间谍是什么？拖出去，秘密枪决！”

到了刑场，警察问爸爸：“你还有什么遗嘱吗？”

爸爸仰天长叹一声，神情格外悲壮：“永别了，我的古墓！”

唉，死到临头，爸爸还是念念不忘他的古墓，而想不起儿子。

就在警察举枪瞄准爸爸，要扣动枪机的紧要关头，局长突然接到了侄儿小侦探打来的电话，这才明白是一场玩笑。好险哪！

E 爸爸“免于刑事处分”，又要被市长“上缴国库”

爸爸本性难移，秘密警察才宣布完对他“免于刑事处分”的决定，他就又张罗着去考古了！

桑塔早就山穷水尽了，小侦探也只剩下一个主意了：“去找市长阁下！我曾经奉命在他的卧房里捕获了一个长脚花蚊子，他一定会乐意回报的！”一试，这唯一的主意还真

有了效果。眼下正值市长竞选连任，他正想做件哗众取宠的事情拉拉选票呢！他命令小侦探：“快去把所有患‘工作怪癖症’的爸爸抓起来——”

· 不得了，桑塔的爸爸，还有好多孩子的爸爸，都被侦探们连推带搡地押了过来。他们边走边高呼口号，好象一群失业者：“我们要工作……”

都到这个份儿上了，这些爸爸还不幡然悔悟。

“你根本就不配当爸爸！”市长训斥桑塔爸爸，“就知道工作，工作，从来也不关心关心儿子，你现在还认得出自己的亲儿子吗？”

爸爸傻眼了！在家里，反正屋里就一个小男孩，容易认出；今天不同了，黑压压一片小男孩，哪里挑得出儿子。后悔也来不及了，他暗暗责怪自己：都怪自己和儿子接触太少了，连模样也记不清了。

好惨，他连猜三次都猜错了！

别的爸爸都认出了儿子。临到末了，只剩下桑塔一个孩子，爸爸这才高兴得大叫起来：“就是他！他是我儿子——”

市长却拦住了爸爸：“你认他，他还不一定认你呢。”

“桑塔，我是不是你爸爸？”爸爸眼珠瞪圆了！

桑塔刚要说“你是我爸爸”，市长一巴掌捂住了他的嘴巴，对他耳语道：“说你不认识他，我要给他点颜色看看，治一治他的‘工作怪癖症’！”

“爸爸！”桑塔还是脱口而出，可他发现爸爸笑了，急



忙改口，“我爸爸不是你这样的！”

不等爸爸发怒，市长马上宣布了一项惩罚他的决定：“查此爸爸无人认领，按照《拾物招领法》第二十八条规定，决定收归公有，上缴国库。带走——”爸爸还想挣扎，可侦探们硬是把他带走了。

后来桑塔才从小侦探嘴巴里知道，市长把爸爸给送进了一间黑漆漆的小房间，接受“反省疗法”，除去病根儿。这